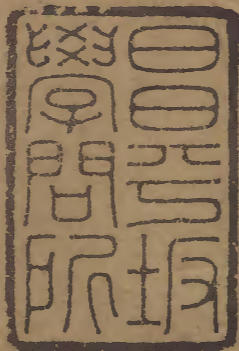


建康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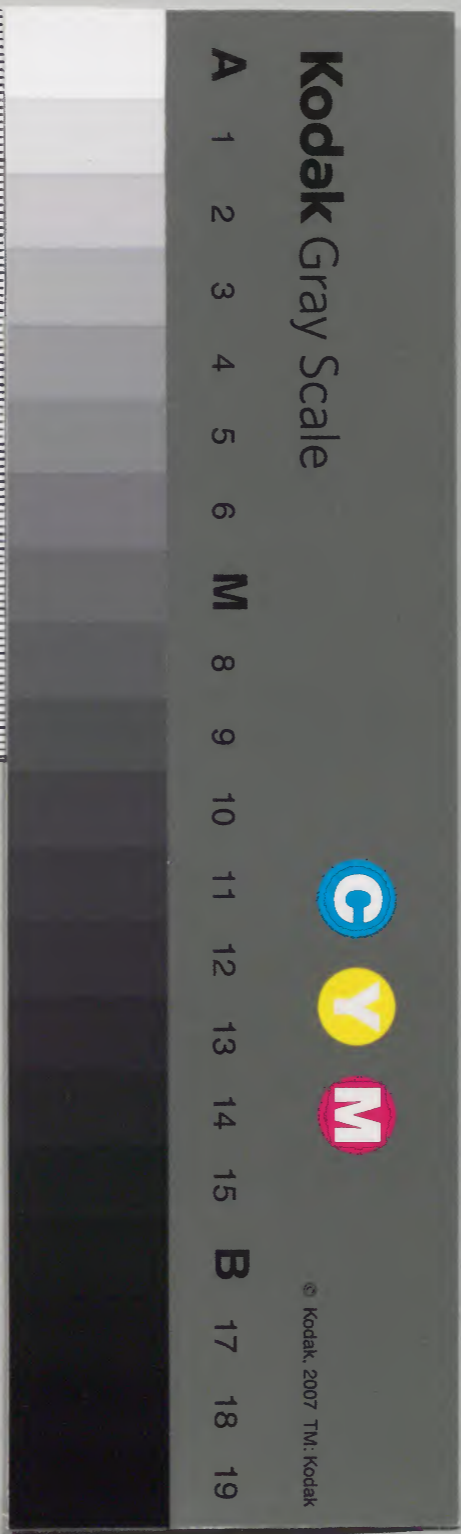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八	八	八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八	八	八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36	
冊數	12 (4)		
函號	285	76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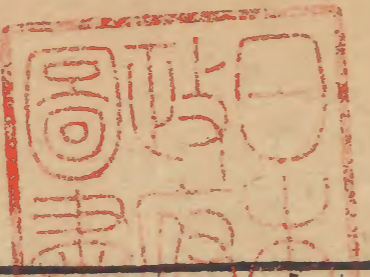


建康實錄卷第九

晉中下

烈宗孝武皇帝

漢草文庫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太宗第三子也初太宗見識
 云晉祚盡昌明及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曰汝生子
 男必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名之太宗後聞悟
 乃泣曰昌明在爾耶興寧三年封會稽王咸安二年
 秋七月己未立為皇太子是日太宗崩太子即皇帝
 位九月甲寅追尊皇妣王氏為順皇后后諱簡姬太
 原人父遐字栢子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大夫追贈特
 進后初為會稽王妃生子道生以穆帝永和四年母
 子失意俱廢至是追尊之冬十一月妖賊彭城盧悚

自廣莫門入殿庭詐云海西公遣游擊將軍毛安之討平是歲三吳大旱人多餓詔所在賑給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戊申月掩心大

星二月大司馬栢温來朝有篡奪之志頓兵新亭欲

誅執政而廢帝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書謝安石將

害之坦之恐將欲出奔謝安止之曰晉祚存亡在此

一行君何所逃既見温坦之前大懼倉惶倒執手板

流汗霑衣安石後至從容高視良久坐定謂温曰安

聞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温笑曰

不能不爾遂却兵歡語移日而罷丁亥温拜高陵為

先帝靈責遇疾而去 案晉書温初廢海西公兼害殷涓曹秀庾倩等及太宗崩入拜山陵左右覺其有異或云臣不

敢既登車失色顧謂從者曰向見先帝因問涓形二月丙午月犯南

斗第五星占以大臣之憂憂在死癸丑詔除丹陽

竹格等四航稅案晉書王敦作逆賊從竹格度即此航也今縣城西南二

航往來以稅行直淮對編門大航用杜預河橋之法其本吳時南淮大橋也一

名朱雀橋當朱雀門下渡淮水王敦作逆温嶠燒絕之是後權以船航為浮橋

成帝咸康二年侍中孔坦議復稅橋行者收直以具其材但苑宮初理不暇遂

并竹格航丹陽郡城後航總四航在晉時並秋七月使持節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大司馬楊州牧平北將

軍徐兗二州刺史南郡公栢温薨於姑孰 温字元

子譙人漢五更榮之後父彝宣城太守温生未周而

温太真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使試啼及聞其聲曰

真英物也彝見嶠所歎賞故遂以温為名嶠聞之笑

曰後將易吾姓也及長豪爽有風槩姿兒充偉面有
 七星文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而尚明帝南康長
 公主拜駙馬都尉庾翼薦於肅宗曰栢温有雄略願
 陛下不以常婿畜之帝遇焉累遷至瑯琊內史咸康
 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案圖經金城吳築在今縣城東北
 五十里中宗初於此立瑯琊郡也建元
 元年出都督青徐諸軍事尋轉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永和二年西伐巴蜀行見諸葛亮八陣圖指謂左右
 曰此常山蛇勢也案蜀書八陣圖諸葛武侯所作
 在魚復平沙上皆聚細石為八陣行列相去各三丈許
 在今夔州白帝城下江水次每至冬月水小行人沿江踐踏
 毀散殆盡至夏五月六月間淤潦淹沒其圖復如故及冬
 水退次序宛然實靈異也既定蜀
 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聞朝廷以殷浩為楊
 州刺史仗其北征甚不平遂總大將軍順流至武昌

浩懼為逼奏請騶虞幡住温軍時簡文作相為書與
 温言社稷計温還軍拜表陳時利禍福進位太尉固
 讓不受及浩北伐敗於洛陽遂奏廢浩自此內外權
 歸於温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
 至南鄉步自浙川以征關中大破偽秦進軍灞上百
 姓皆持牛酒迎温於路耆老咸相泣曰不圖今日復
 見官軍初温恃麥熟取以為軍資及入關而符健盡
 芟麥苗野無可收軍糧不繼而還進位大都督委任
 專征尋又北伐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
 十圍慨然歎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涕泣遂
 渡淮泗長驅大破姚襄於伊水引軍入洛修謁先帝

諸陵置令檢校乃旋軍上表請遷都詔改授并司冀
三州刺史溫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
軍事假黃鉞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
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次合淝加楊州
牧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詔入參朝政溫固辭
內錄遂成赭圻居之及鮮卑攻陷洛陽時簡文爲相
出會溫於洌州議征討溫因移鎮姑孰自以雄武專
朝窺窬非望或臥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
笑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代不足復遺臭萬
載邪時遠方一比邱尼有道術至姑孰求浴溫竊窺
之尼俛身先以刀破腹次斷兩足溫見惡之浴室問

尼尼曰君若作天子亦當如是曾經行王敦墓望白可
人可人其心跡若是太和四年又北伐爲燕將慕容
垂追敗死者過半甚恥之引歸表罪袁真真怒以壽
春叛明年平壽春愠形於色參軍郗超謀勸廢立以
益雄威溫從其計乃詣闕誣廢海西公而立太宗多
行殺戮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
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旣還姑孰
帝使侍中王坦之數徵爲相辭不受尋而太宗崩遺
詔以溫輔少主同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志在篡奪望
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旣不允
所望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

爾及帝卽位使謝安徵之入朝赴山陵既至新亭盛氣召侍臣將移晉鼎不果因拜陵感疾歸姑孰病甚諷朝廷加已九錫謝安等知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成而薨時年六十二詔依霍光故事有六子少子元嗣

案晉書郭璞識云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殞皇運其暮二子謂元子道子也及桓元得志殺司馬道子晉祚自此傾矣初温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問之乃劉琨妓女每見温便泣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温出外整衣冠呼婢問之荅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不悅八月壬子崇德太后臨朝攝政

九月復置光祿勳大司農少府等官冬十月西平公張天錫貢方物是歲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刁彝卒三月丙戌彗星見于氏夏五月壬戌皇太后詔三吳義興

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聽除半年受賑貸者卽以賜之八月以長秋將建權停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吳興太守朱序討平之

三年春正月大赦夏五月丙午中書令徐兗二州刺史北中郎將藍田侯王坦之卒 坦之字文度太原人祖承以永嘉亂渡江中宗拜從事中郎承性寬恕自東渡江每遇艱險人懷危懼承夷然無憂喜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衆親愛之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

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如父父述性
 沉靜位至尚書令坦之弱冠俊茂與郗超俱有重名
 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
 時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曰尚書郎正用
 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乃止累遷侍中左衛將軍
 為人事風格尤非時俗之輩不彰儒教頗尚刑名學
 著廢莊論以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言
 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鸞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
 時變引三賢之說以為理當簡文即位朝事委之帝臨
 崩受遺詔及栢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
 令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

史鎮廣陵時謝安石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伎樂頗

以成俗坦之遺書苦諫之往返數四

案晉書謝安與坦之書曰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

所不可為復聊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耶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荅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宿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義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安竟不從也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

每其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歲師
 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
 濟神明爾言訖不見坦之尋亦病卒臨終與謝安栢
 冲書言不及私唯憂國家之事朝野痛惜之四子愷
 愉國寶忱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

一等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十二月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甲申神虎門災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見于太廟皇太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遷改官鎮甲子謁建平陵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詔議獄緩刑大赦天下秋九月符堅將苟萇收陷張天錫虜之盡有涼州之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已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流人於淮南十一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詔太官徹膳是歲給事中散騎常侍護軍長史許穆卒 穆字思元一名謚祖尚父副穆少知名簡文在藩為世表之交起家為太學

博士累遷位散騎常侍護軍長史雖居蟬冕心在道

德以第四兄遠遊嘉遁不返遂表辭榮太宗不奪其志

許穆乃宅於茅山與楊義遍該靈輿天降玉札所授

為上清真人年七十二解駕違世

案晉書許長史生四子第
三子翹字道朔母陶氏早
亡亦得道在洞府易遷宮中翹幼清潔絕世研精上業恒居茅山宅太和
中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為上相青童當侍帝農受書為上清仙公與希子並
職北帝臣也侍中翹長兄揆一名毗次兄虎牙一名融並得道揆孫靈真又得道
梁高祖為於山別立祠真館長史本宅梁天監十三年立為朱陽觀今之紫陽觀
是也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南一塘郭朝築以雍柳名曰公泉案茅山記小茅山
北有一山名雷平山山西北有上清真人許長史宅宅今為觀觀前有真人靈壇
其山東北又接方隅山山有燕口洞洞下有宮室口方口
館真誥云許揆以太和五年於茅山北隱化居此館也

二年春正月詔繼絕世紹功臣之後閏三月壬午地震暴風折木發屋揚沙石秋尚書令王彪之卒 彪之字叔武瑯琊人也父彬少雅正與兄廙俱渡江中

宗引爲典兵參軍中興建累遷位侍中初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敦會周顛遇害彬素相善先往哭顛甚慟而見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得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其死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而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跪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

向京師彬切諫敦變色曰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

歲害兄今又殺弟耶

案晉書敦從兄稜爲豫章太守敦害之故彬有此言

敦平遷至尚

書右僕射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起家爲東海王文學時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之曰位之多少旣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復累遷進位侍中吏部尚書時簡文執政當南郊訪彪之應有赦彪之荅云中興已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帝遂從之時太尉栢溫欲北伐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說楊州刺史殷浩引身告

退彪之議且當靜以待之請相王作手書示以成敗
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謀意始
得了溫亦奉帝旨不進旣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
詐云殺符健符眉請兵應接會殷浩出鎮壽陽便進
據洛營彪之上疏弱兒梁安等容有詐僞浩未宜輕
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帝笑謂彪之
曰果如卿言卿自頃已來謀無遺策除尚書僕射出
爲會稽史居郡八年豪右屏迹亾戶歸者內三萬餘
口栢溫下至姑孰坐免彪之去郡頃之召爲僕射及
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
知溫不臣迹已著理未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

便可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看之禮度儀注定於
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
之儀旣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
毅然朝服當堦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及
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
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於是
朝議乃定及孝武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幼沖加在
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彪之不奉命謹具封還
內請停事遂不行溫薨後太皇臨朝遷尚書令與謝
安共掌朝政旣老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謝安欲
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

二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
 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
 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彊寇未殄不可大
 興功力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
 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為能耶安
 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宮室彪之當朝綱紀皆
 如此也疾篤詔賜錢三十萬以營藥卒年五十六二
 子越之臨之

三年春正月尚書僕射謝安石以宮室朽壞啓作新
 宮帝權出居會稽正第二月始工內外日役六千人
 安與大匠毛安人決意修定皆仰模元象體合辰極

并新制置省閣堂宇名署時政○○○太極殿欠一梁乃

有梅木流至石頭津津主啓聞取用之因畫花於梁

上上以表瑞焉又起朱雀門重樓皆繡栴藻井門開

三道上重名朱雀觀觀下門上有兩桐雀懸楣上刻

木為龍虎左右對案地圖朱雀門北對宣陽門相去六里名為御道

里吳時名為大航門亦名朱雀門南夏六月熒惑守羽林秋七月

新宮成內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間案苑城記城外墾內並種

其殿庭及三臺三省悉列種槐樹其辛巳帝居新宮乙酉老人星

見于南方八月氏賊韋鍾入漢中

四年春正月丙子謁建平陵二月戊午偽秦符

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我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

建康實錄 卷九
序三月大疫壬戌詔曰狡寇縱逸藩守傾沒疆場之
虞事兼平日其內外衆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
年穀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九親供
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自非軍國事要皆宜
停省以周時務夏五月符堅頻寇郡縣六月大旱戊
子征虜將軍兖州刺史謝元討秦將句難彭超於君
川大破之餘黨皆走秋八月乙未暴風揚沙走石冬
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五年夏四月大旱赦五歲刑已下六月甲寅震含章
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甲子以比歲荒儉大赦天下
自太元三年已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其鰥寡窮獨
孤老不能自存者賜米人五斛八月太常韓伯卒

伯字康伯潁川人母殷浩姊賢明有行伯早孤少酷
家貧年數歲母爲作襦子令康伯捉熨斗謂曰且著
尋爲汝作袴伯曰已足不復煩母母問其故荅曰如
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熱今旣著襦皆當暖也母異之
及長好學清潔注周易下繫同郡庾敳目之曰思理
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累遷位至吏
部尚書改授太常卒時年四十九九月癸未皇后王
氏崩冬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后諱法慧
哀靖皇后之姪父蘊蘊子恭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
敬重之因帝納后乃訪選蘊女帝遂納焉后性嗜酒

驕妒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令加訓誠
蘊免冠謝后於是少自改飾年二十一崩在位五年
蘊字叔仁司徒長史濛之子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
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連狀
白之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
得者無怨焉出爲吳興太守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賑
卹而後表請罪性亦嗜酒定后立遷五兵尚書本州
大中正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諸軍
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鎮于京口後爲都督浙江
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卒年五十五次子恭恭
弟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

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道子銜之及兄恭敗同被誅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
居之丁酉初置督運御史官夏六月己巳詔改制度
減煩費損吏士員七百人秋九月辛未衛將軍謝安
石習水軍於石頭冬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
聲如雷星說曰星跡相連曰流絕迹而去曰奔十一月襄城太守栢石虔大破
符堅將閭震梁成於竟陵生擒震斬首七千餘級俘
獲萬人無麥禾天下大饑

七年秋八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冬十一月太
白晝見在斗是歲梓潼太守周虓卒於秦之太原

虓字孟威汝南安人鎮西將軍撫之曾孫少有節操累遷梓潼太守寧康初前秦苻堅使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治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投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送虓于苻堅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輿虓來謂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乃使呂光征西域堅自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眾力何如虓曰

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左右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太元三年虓母終旣殯葬遂潛歸至漢中堅得之與苻苞謀襲堅事泄引虓訊之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晉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焉有司請法之堅曰殺之適成其名乃撻一百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晉忠臣也虓竟病卒信至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旌表節義國之典也帝悲之追贈益州刺史是歲三吳士大夫置東冶以爲餞送所

案地圖名東冶卽國之置冶鑄處在汝南潁東南西臨淮水去今縣

城東八里桃花園東二里汝南灣
即晉汝南王初過江家於此地

八年春二月癸未黃霧四塞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
水平地五丈夏四月甲子太白晝見在參秋九月偽
秦符堅大舉兵自來寇衆號百萬九月詔司徒瑯琊
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以衛將軍謝安石爲征討大
都督安乃假弟石爲都督舉冠軍將軍謝元爲前鋒
元帥西中郎將桓伊輔國將軍謝琰等總戎八萬拒
秦軍於淮南冬十月符堅至項城使弟融及張地等
二十萬先過淮攻陷壽春遣梁成王顯慕容屈等別
屯洛澗元旣渡江使鷹揚將軍廣陵相劉牢之領銳
卒五千直指洛澗大破秦軍斬梁成及弟雲生擒

王顯慕容屈等盡收軍實甲戌大軍逼壽春初秦之
人也謝安先遣龍驤將軍胡彬援壽春壽春旣陷彬
糧盡路絕乃使人閒行送書於石等言今賊盛糧盡
恐不見大軍秦人邏遮得之馳白堅云晉懼恐謝石
等逸宐速進軍堅大悅自項城率軍輕騎八萬兼道赴
壽春勅軍人有言吾至者拔其舌而族之旣至登壽春
城壁見晉軍衆整齊又看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
弟融曰此乃勅敵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乃使朱序來
說謝石元廣稱兵威欲脇降之序至密謂石等曰今
符堅已入壽春若百萬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
之可得志石與元琰等聞堅在壽春請戰秦許之乙

亥琰進淝北堅使苻融結陣臨淝水元不得渡使人謂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融眾不許使白堅堅曰但却軍令得過我自以鐵騎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遂麾軍退眾因亂不能止元琰與栢伊等涉淝水鼓譟決戰大破秦軍於淝南臨陣斬苻融堅中流矢眾奔潰自相踐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堅與數騎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至草行露宿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山積牛馬駝驢十餘萬而朱序張天錫俱奔歸冬十一月庚申詔衛將軍謝安勞旋師于金

城壬午立陳留王世子靈誕爲陳留王乙未拜朱序爲龍驤將軍以張天錫爲員外散騎常侍十二月以寇難初平大赦開酒禁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仇池公楊世奔還隴右遣使稱藩詔諸將分令進取

九年春正月辛亥謁建平等四陵是月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栢冲拔上庸魏興新城三郡二月辛巳使持節都督荆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栢冲卒 冲字幼子大司馬温弟也有武幹温甚異之初父亡後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質羊羊主不欲爲質乃言曰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刺

史厚報之温亡後沖進位楊豫二州刺史代温秉政
沖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權衡沖不從及
謝安輔政沖乃自解楊州求出外鎮桓氏黨以爲非
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言之沖不納處之淡然無
以爲恨忠言嘉謨恒盡心力專都督荆江梁寧益交
廣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將之鎮武帝餞於西堂賜
錢五十萬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祖道
謝安自送至溧州沖遂表移鎮上明時符堅舉國內
侵沖深以爲根本之慮也以兵三千來赴京師謝安
謂三千人不足爲損益外示閑暇固不聽下遣報朝
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宜以防西蕃沖聞謂左右曰

謝安有廊廟之用無經遠之畧天下事可知吾其左
衽矣俄聞破秦軍內慙恚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
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妻送新衣沖大怒促令持
去妻復送之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而服之在
荆州命處士南陽劉麟之爲長史麟之不屈親自往
迎之禮甚恭逸人劉麟之住在南平陽歧村沖將造
之值麟之在樹採桑沖遣通麟之麟之曰使君忘其
陋賤猥賜光臨請先詣家君沖因詣其父父命麟之
於內取濁酒菜菹沖令人代麟之斟酌其父辭曰若
使官人非野民之意沖爲盡歡而去麟之嘗賑窮濟
急以身親其事村民感焉遠村有一獨嫗病將死謂

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麟之往看自爲治棺殯之侍中張元奉詔至江陵經陽歧村見一人持生魚半籠來造船寄作鱠及維舟取之問姓名卽麟之也元素聞其名甚禮重麟之食罷卽返竟弗留焉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及臨卒言不及私唯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臨江號送有七子案晉書嗣謙修崇弘羨怡七人三月進衛將軍謝安爲太保符堅將姚萇背堅於北地自號秦王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學生一百人封張天錫爲西平公使音陵太守趙統取襄陽克之

六月癸丑崇德太后褚氏崩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都鄉侯哀女少明德有器槩康帝卽位立爲皇后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帝幼沖未親國政羣臣上奏請后臨朝稱制及帝冠乃歸政居崇德宮戒公卿戮力輔翼以匡不逮哀帝海西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及海西廢簡文卽位尊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卽位幼沖栢温又薨羣臣再啓后臨朝帝冠歸政至是年六十一崩在位四十年凡三臨朝攝政事初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兵士陳瀆女臺有文在足曰天下之母災之愈明京邑誼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

獄亡去明年康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七月戊戌使兼司空高密王純之往洛陽修謁五陵己酉葬康獻皇太后于崇平陵八月詔謝元出屯彭城經略中原元率諸軍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槽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時符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遣叅軍焦遠進謝元青銅鏡黃金枕宛轉繩牀玉如意請救元使送于京師戊寅司空郗愔薨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尉鑒之長子善草隸書常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元度等栖心絕穀十許年方起至司空愔子口超字嘉賓少卓犖有曠世之度栢溫辟爲叅軍累遷中書侍郎先父卒案三十國

春秋超旣與栢溫善而溫有不臣之心愔深惡以誠超超臨亡謂門人曰吾有與栢書疏草一箱本欲焚之恐大人年尊必悲傷爲敝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書及卒愔果悲慟成疾門人呈此書皆是與栢溫謀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初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後見愔息慢屐而候命席便遷延辭避愔甚不平歎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耶九月甲午加太保謝安爲大都督楊州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己丑以元象垂度大赦天下中書侍郎車胤上表議立明堂辟雍事庚午僞秦

青州刺史符朗來降是月前滎陽太守習鑿齒卒
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博
學洽聞以文筆稱栢温爲荊州刺史辟爲從事尋轉
西曹主簿累位遷滎陽太守以尺牘稱善旣罷郡與
栢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每定省舅家從
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
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
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時有桑門釋道安與鑿齒初相見道
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
對時栢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

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凡五十四卷以爲三國之時
蜀以宗室爲主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
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授
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鑿齒尋以脚疾廢居于里
巷及符堅陷襄陽與道安俱獲於秦秦主與語大悅
賜遣甚厚又以其蹇疾與征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
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爾後符堅敗歸
襄陽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未行會卒
臨終上疏并寫所著論一篇陳自晉超繼於漢不應以
魏後爲三恪子辟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案晉書鑿齒爲栢温西曹主簿時温有大志既平蜀召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其手問國祚修短答曰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

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必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以與之星人馳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以此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日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乃以鑿齒言荅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於河右號酒泉公是歲慕容冲僭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尚書令謝石以學校陵遲上疏請興復國學

於太廟之南

案輿地志在江寧縣東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東東逼淮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諸生中省門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舊置博士二人梁大同中又置正言博士一人加助教理禮初顯宗咸康三年立太學在秦淮水南今升橋地對東府城南小航道西在今縣城東七里廢丹陽郡城東至德觀西其地猶名故學江左無兩學及武帝置國學並入於今處也

蜀郡守任權斬符堅將益州刺史李丕益州平夏四月符堅為姚萇慕容冲所逼遣使求救詔太保謝安

率眾救秦帝自行西池宴羣臣餞安賦詩者五十八

案地志西池吳宣明太子孫登所創謂之西苑中宗即位明帝為太子更加修之多養武士於池內築土為臺時人呼為太子西池今惠日寺後池也

甲子安發自石頭五月符堅奔五將山六月堅太子

宏自長安來奔慕容冲入長安秋七月老人星見大

旱井瀆皆竭太官其膳皆資天泉池八月丁酉使持

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楊荆等十五州諸軍事衛將

軍太保謝安薨 安字安石鎮西將軍尚從弟父裒

太常卿安年四歲時栢彛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不

減王東海及摠角神識沉敏風韻調暢善行書弱冠

詣王濛清言良久安既去濛子脩曰向客如何濛曰

此客亶亶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元度支遁等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楊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徵爲尚書郎不起後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尚書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累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卽回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邱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安弟万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万之右自然有

公輔之望其妻劉惔妹也旣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安曰丈夫不如此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万黜廢安始有仕進之心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祖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詔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蒼生亦將如安石何安有愧色旣到温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安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容否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温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其見重如此尋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受簡文顧命

時相温望簡文禪已及此疑安與王坦之等改遺詔甚怒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使召公卿伏勇士於坐將害執政王坦之甚懼安神色自若言笑折之謀竟不行初坦之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優劣温嘗以安所作簡文諡議以示坐客曰此安石碎金也及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物情噂啗互有異同唯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欲緩其事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

案王彪之傳相温既病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歎美其文謂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乃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少遲迴宏從之温亦尋薨宏字彥伯少有逸才曾於牛渚夜自誦所作詠史詩時風清月朗宏音韻清致謝尚出爲鎮西夜同渚泊尋聲嘗所未聞獎歎久之遂訪問

乃袁宏甚重之爲相温記室參軍嘗著東征賦賦末悉列過江諸賢而不及相彝人或語温温憾之召於幕府因游青山命宏同乘行數里而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不及吾家君宏荅曰賢尊君稱位非下官敢自專故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温疑不實命言之宏卽曰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則宣城節信也温泫然安太元初進位尚書僕射代王坦之總關中

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寇敵境邊書續至安鎮以和靜御以長算德政旣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理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每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又領揚州刺史及帝親庶政遷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

書事固讓軍號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書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太元八年秦符堅率眾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乃命駕出土山墅宴親朋畢集方留元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元元是日有懼心便不勝安顧外生羊曇日以墅乞汝今俗謂檀城是也在今墅城東八里案地安遊陟至夜方還府內逮明指授將帥各城自興業寺過清溪東二里當其任元等既破秦軍有驛書至時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

荅曰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展齒之折以總統功進拜太保既破符堅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荆楊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性好音樂自弟万喪遂十年不聽及登台輔期功不廢樂衣冠效之乃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餽饌日費百金世頗以此譏之安殊不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後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安遂出鎮廣陵之步邱築壘曰新城而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

之志始末不渝欲須經略海內而歸老東山未就本志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琰解甲息徒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諭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詔贈太傅諡曰文靖

案晉書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

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數倍安本能為洛下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以手掩鼻以教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因名此埭為邵伯埭案二十國春秋王珣妻謝万女珣弟珣婦即安女並以大義不終遂與王氏

有隙珣數辭職珣母荀氏謂珣曰苟職非其好自固執天下豈有不死耶謝安薨珣往哭之乃先過族兄獻之敘其哭安之意獻之投袂起曰吾所望於汝也既至安門謂曰公平生時不見此何由而來乎珣披撥疆前慟哭而退

是月姚萇殺苻堅而僭皇帝位於渭北亦偽號秦九月堅子丕僭帝位於晉陽冬十月詔諭淮淝功追封謝安為廬陵郡公謝石為南康郡公謝元為康樂郡公謝琰為望蔡郡公栢伊為永脩郡公餘封進各有差十二月太白犯歲星天下大飢是歲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十一年春正月辛未偽後燕慕容垂僭皇帝位於中山是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栢石虔卒石虔小字鎮惡征西將軍豁之子少有材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

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箭猛獸跳起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時人服之後隨伯父温討關中時叔父冲爲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三軍歎息威振敵國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栢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後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符堅又寇淮南詔絕哭起爲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破堅將閻震冲卒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久之命移鎮馬頭求停歷陽許之卒後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二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夏四月代王拓拔圭始自改稱魏八月庚

午詔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立宣尼廟在

故丹陽郡城前隔路東南

案地志齊移廟過淮水北將山置之以其舊處立孔子寺亦呼其巷爲孔子巷

在今縣東南五里一百步長樂橋東一里

冬十月後燕慕容垂使將軍馮該追斬

符丕於東垣傳首京師甲申海西公奕薨十一月符丕

將符登僭卽帝位於隴東是歲遼東表送孫盛魏晉

春秋三十卷 盛字安國太原人盛以學知名累遷

位祕書監著魏晉等二國春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

史焉温見言枋頭失利之過大怒盛子放叩頭於父

請改之本遂兩存以正本寄於前燕慕容雋至是

始求得之案晉書孫盛子 放字齊莊年數歲父在

荊州時庾翼子爰客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

荅曰在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甚盛有兒如此放曰未若庾翼翼也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朱序爲青兗二州刺史鎮淮陰丁未大赦天下壬子暴風發屋折木二月戊寅熒惑入月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爲皇太妃六月東帛聘處士戴逵 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莫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澣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見者莫不驚歎其詞麗其器妙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抱琴而往逵

後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謹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云夫親歿而採繫不返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今之人可謂好遯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捨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德而折其中角可無察乎太元中帝連徵郡縣敦迫不已乃逃于吳吳內史王珣有別館在虎邱山逵潛往與珣遊處積旬會稽內史謝元慮其不返乃上疏請絕其召命帝許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各有差冬十月太白

畫見於南斗

十三年夏六月旱乞伏國仁死弟乾歸嗣偽位僭號河南王閏月戊辰天狗北下有聲如雷秋八月戊子朔寧二州刺史費統奏言嘉瓠生於州界冬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乙未大風晝晦延賢堂災丙申蝻斯百堂客館驃騎庫皆災庚子尚書令衛將軍儀同三司謝石薨 石字石奴太傅謝安之弟也起家秘書郎累遷尚書左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元琰破符堅於淮淝先有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栢豁以石名子邀其功及堅之敗功雖始於劉牢之洛澗捷而成于元琰然石時為

都督焉音是謝安石石奴等破符堅遷尚書令封

南康公兄安薨後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疾辭

不許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

六十二追贈司空諡曰襄子汪嗣

案晉書石少惠面瘡瘵之真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即差舐處甚白故母呼為謝白面而在職務存文刻無他

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於世是歲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康樂公謝元薨 元字幼度

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奕之子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

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

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元荅曰譬如芝蘭

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元少好佩紫羅香囊

垂履手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

建康實錄 卷九
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起家栢溫府爲掾轉征西將軍栢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時僞秦符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其在栢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元次泗口進救戴遂大破符堅將彭超於白馬及符堅自率渡淮元以八千拒之於淝水詔以功加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封康樂縣公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

陽內藩朝廷後會翟遼反黎陽河北騷動元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尋疾篤苦上表乞歸詔慰勞給醫一人療疾元奉詔便還病久不差上疏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輿疾之郡卒時年四十六子瓌嗣

案晉書瓌位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瓌少不惠而靈運幼有文藻艷逸元常稱曰我尚生煥煥那得不生靈運初元之會稽也吏部尚書張元之亦出爲吳興太守張元之名亞於元時人稱爲南北二元論者美之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賜百日廩其沒爲軍賞者悉贖出之襄陽淮南饒沃之地各立一縣以居之龍驤將軍劉牢之討彭城妖賊劉黎於皇邱平之二月

偽秦將呂光僭號為三河王是月扶南貢方物三月
 張道反太山太守向欽擊走之夏四月甲辰翟
 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六月會稽王道子移楊州理
 於東第七月旱甲寅雷震宣陽門四柱災冬十月己
 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三
 月己酉朔地震東北有聲如雷戊辰大赦天下徒囚
 秋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經太微三台入文昌北斗色
 白長十餘丈至後月戊戌入紫微乃滅八月己丑京
 師地震冬十月朱序劉牢之等大破翟遼於滑臺張
 援來降

十六年春正月詔徐廣校祕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

千卷壬辰鵲巢太極東鴟吻二月庚申改築太廟秋

九月新廟成

案地志太廟中宗置郭璞遷卜定在今處事具元帝卷內
 及帝即位常嫌廟東迫淮水西逼路至此年因修築欲依
 洛陽改入宣陽門內尚書僕射王珣奏以為龜筮弗違帝從之於舊
 地不移更開墻堦東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五代仍之至陳乃廢冬十月

新作朱雀門十一月江州刺史護軍將軍永脩侯栢伊卒

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侍中長社侯伊有武幹起

家累遷建威將軍歷陽太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

中郎將豫州刺史與謝元等俱破符堅於淝水以功

封永脩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終始不替善音樂

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於溪素不與伊相識伊於岸

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栢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而去客主不交一言時上嗜酒司馬道子專政昏亂謝安女壻王國寶諂媚於道子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國寶讒諛稍行於主相之間以安功名盛極而○○會之嫌隙遂成帝時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卽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

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媿色栢冲卒後代冲爲都督荆江十郡豫州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在任數年徵拜護軍將軍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臨死爲表上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詔嘉其忠誠深以傷悼子肅之嗣

三十國春秋云栢伊好挽歌羊曇善唱樂袁山松能行路時人以爲三絕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債夏六月癸卯京師地震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永嘉郡潮水

涌起近海四縣人多死者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八

月新作東宮徙左衛營

案晉初太子宮在宮西雖東宮實有皇后之宮今去臺城西南角外西逼運溝至此年烈宗始新於宮城東南移左衛營以其地作之即安帝為太子所居宮也義熙中討盧循劉裕壞其林造舟艦地在今縣東五里護身寺西在御街東也

九月除南郡公栢元義興太守冬十一月癸酉以黃

門侍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梁三州諸軍事荆州刺

史冬十二月旱自秋不雨至于是月是歲司雍梁秦

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朱序卒 序字次倫義陽人

也父燾益州刺史世為名將以征討功拜征虜將軍

太和初遷兖州刺史寧康初遷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時符堅遣苻丕圍襄陽序固守丕率眾苦攻之序

疾篤母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

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邪築城二十餘丈

賊果攻之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後督護李伯護反

招賊城乃沒于秦

案晉書初苻丕圍襄陽急李伯護遂密與秦軍相以徇戒為人臣不忠者後苻堅南侵序隨至壽春因堅軍敗而奔歸拜龍驤將軍瑯琊內史豫州刺史中洛陽討丁零翟遼進征虜將軍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諸軍事後慕容永向洛陽序破之退追至上黨之白水尋又鎮襄陽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卒官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有客星在尾中至

九月乃滅乙未又地震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

等郡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閏月劉牢之破妖賊司

馬徽於馬頭

十九年夏六月壬午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為簡文

宣太后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宮曰

建康實錄

卷九

三

建康實錄 卷九
崇訓是歲符登爲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
卽皇帝位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呼爲小廟在今縣東二
里古跡湮沒后諱阿春滎陽人也父 愷字祖元安
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
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中宗爲丞相
日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遊
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釐賢於吳氏女遠
矣建武元年納爲瑯琊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
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
衰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

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
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
門中宗召王衰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瑯琊悼王
簡文帝尋陽公主咸和元年薨至是追尊之三月庚
辰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太白晝見太微九月有彗星
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虛至哭星冬十一月魏王拓拔
圭大破慕容垂子寶于忝谷是歲會稽王道子與尚
書王珣連上疏薦會稽處士戴逵叅侍東宮會逵病死
二十一年春正月起清暑殿於華林園三月太白晝
見於羽林夏四月新作永安宮丁卯大雨雹後燕慕
容垂子寶嗣僞位六月呂光僭卽天王位於燉煌秋

八月歲星犯哭星九月庚申夜帝暴崩于清暑殿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荅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常歎以為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召狎左右殆為長夜之飲吳國內史虞嘯父性便酒帝召與飲既醉使虎賁扶之嘯父曰臣位不及扶醉不至亂不宜當此時為知言末年長星數見帝心甚惡之夜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為變者相屬曾不介意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

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縊暴崩時司馬道子昏惑元

顯專權竟不能推窮其罪帝初為清暑殿有識者以清

暑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

案圖經武帝遊於清暑殿有一人黃衣自號天泉地神名淋岑君謂帝曰若見善待當福祐之帝怪恐投以佩刀神怒曰君為不道將使知之因不見遂聞鼓聲之音而去帝乃請大沙門為齋夜轉誦見一臂長三丈來模經案甚怪之後帝與宮妓泛龍舟飲宴於池有慢神色乃見形攀龍舟沉帝遂溺死與今本紀不同尋考其實則暴崩清暑非繆也冬十

月甲申葬隆平陵在今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

不起墳帝年十一即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諡曰孝

武皇帝廟號烈宗論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驤首濟沉川而

能躍少康一旅之眾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

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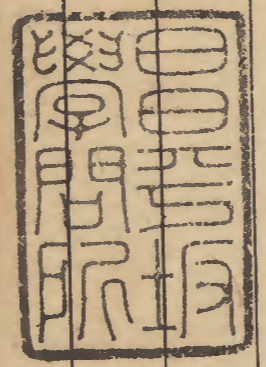
則不由也簡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栢氏
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
殞于時土境西踰劔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
洛荆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
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綱紀栢沖之夙夜王家謝元
之善料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子振
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帶垂威
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
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
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嘉其抗直而惡聞逆耳
肆一醉於崇朝飛干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
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
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符堅白六之秋棄淝水之衆
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建康實錄卷第九

建康實錄

卷九

三



文化西子

